

四庫全書

集部

鐵菴集卷十七

宋 方大琮 撰

書

王尚書 伯大

某庚寅春再試福之永福先入城謁帥始獲拜于里第僅匆匆片時而所聽皆憂世語在邑嘗沐賜書以憂去弗克報甲午春調選偶見留博觀中朝人物明公猶以

麾節徜徉于外所至皆可書及與朝廷爭履畝納楮新令衆聞之愕然獨區區私念今所當爭者奚獨此曷不喚歸使之立殿陛乎久之不至大臣請于上曰是不肯為都司者不肯為臺諫者改命趣行至則登省闥旋俾導密旨上引以自近矣匹夫之言可重泰山矧多事如此日侍清光隨事救正最易為力將興邦之言無不行乎葢旦旦以望亡何直前二疏遠外傳誦衆聞之耀然獨區區私念自謂知公最深者委曲而事濟諷諭而

言行不忌不疑隱然之中命脉頼焉公本心也空其臆潔其身豈本心哉然當大昏睡中無一人醒覺有大聲疾呼其旁者雖睡者不樂而喚醒者亦有助公不知其論之高也所言皆人所當知者豈不欲其行且濟哉至於當局者駭之以為高而朝野交推之以為高則公始大有感于世而不樂其名之見歸矣雖然某猶有望於世者上優容如天未始不知邪正所在始雖拂終未嘗不全之某亦容且全之一人也若以其言罪之在前代

自無全理每念此恩至于感泣曩逐未嘗一毫怨讟者而吞噬不已朝拔一焉暮拔一焉浸及一世之名賢則實有不可曉者上以名藩穹職寵其行公辭未就乃改畀陳尚左成父成父十年辭聘名亦嘗以斯世望之將以郎對未及吐一語去以此觀之則令直前之疏雖若太遠抑豈可少哉成父不知肯為婺女一出否若諸賢始隨分寸以救時不必以固執為高觀紹符後諸老其出或畀以外任皆無敢辭者豈本朝無罪言殺諫之法

故運祚緜長亦終得忠言者之力聖上有歆言容諫之度若氣數復回安知亦不得忠言者之力為臣子者惟有敬慜畏戚修身俟命以待天意之定以階世治之隆是所望於公輩人而某也素拙訥愈餽畏苟得養生送死為平世一無憾民則拜主上之恩益大與諸賢之賜益多復何求於世哉

某生淳熙季及見故老說阜陵時事甚悉中外大勢有安而無危有周密而無罅漏自省事來見局面屢壞屢

更壞不堪說當其更時布置安排未嘗不可觀及其久則日異而歲不如今金甌破缺甚矣東撐西拄前顧後慮身其餘幾端可寒心軍實未練招愈多而愈弱況未易多將非得實才則兵弱未易救猶曰閫外事也邊戍未撤財愈生而愈匱況未易生民不可復取則國貧未易救猶曰邦域内事也顧户内事猶有未能解人或者漆室隱憂言之熟爛未有豫建之實宫府一體不相統攝似有旁蹊之證祖宗天下碩輔迭扶豈必與一氏共

之改元奚害或曰若留有待繼者又至或曰進此攔彼
聞者感焉有傳到公諫疏每斂袵端誦始則洒然以喜
近又惕然以憂而今之患外耶内耶顯耶隱耶挈扶此
世必人物如龍如虎乃足以當猶記辛丑夏驛車過建
某以重任相責望公若曰必翕無異辭微有議則奈何
某謂雖韓富馬呂不能使人皆同要之本領端正則發
用條達在我者然矣其急在用人故曰集衆思廣忠益
此賢相明效也其要在得君故曰一正君而國定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聖賢格言也乾淳間其得名者
侍從多輔相少惟所欲言為論思之官易必其可行居
弼諧之地難後之輔相即前之論思非二人也豈其智
不逮前哉行非果難信與不信耳今猲前剴切經闈密
勿無非為啟沃之漸一旦精神會聚於一堂之上而功
化流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則其效也若曰不可則止一
闔而散為身謀則善如吾君吾國何天若祚宋則必有
濟

曹侍郎 懿

某杜門屛處無雀可羅騎吏持寶翰至䟽之則連帥所賜隣翁皆驚況小子乎前此聆逢人輒說項意偶然耳亦欲以氏名通賀又念明公之道行乎朝廷則四海受賜行乎方面則一道受賜某皆與焉崇閫邃嚴豈少閒人一紙書哉用是不敢詎圖挹損威重慇懃眷記乃不惜奬借拊存若猶此數于人者某生而僻左晩將湮沒焉嘗識中朝一人端平初偶綴于列則聆上將引公自

近邊持近畿使節去而臨去一疏其吐露亦不少矣是時陽氣萌芽而言事一路洪舜俞王去非首有力中間諸人亦僅隨力撐持不敢墜嘉熙初氣脉幾歇明公大肆厥力于前有光言論風旨天下後世有考焉既坐兩地者俱自外至則公之不得久居中也固宜以獻納論撰之班任保釐藩宣之寄豈徒然哉今帥材難四郊多壘與投壺雅歌之時不同全閩瞬諸道為近裏稍號樂國然海道有蜑舟山峽有盬子猶部內事若外户救寧

則脉絡未有不相關係者於談笑暇豫之中有隂講密備之意非特屏護一道而已上之付公豈不以此公可不勉之哉

唐常卿 𤨏

某西湖稟別又見春風昨自杭望昇雖不敢奏記聲跡猶可問而知今屏伏窮閻望之真在天表不勝江東暮雲之思三四年間所見居言路者皆積遷而入政遷而出若夫以豸冠徑入徑出惟察院一人可不失臺諫本

來面目者方其搯自外方不拘常格輒進便殿引對甚歎君臣之間雖馬周遇太宗不是過使盡用其言豈不足强國勢而懾敵情每疑閩士多弱自了齋後未易見察院雖家于福實在蒿溪上頭氣脉與劒溪接故峻拔如之某間謁于臺官宅未嘗見一日伸眉言必及十三廟之神靈請諫疏悉蒙賜教讀之凛然真所謂見剛者惜不留為朝廷掃盡姦邪收復元氣迺遽攬轡登車為漢之八使金陵國此門莫急於江防而淮京蜀其表也今

藩籬多破闕何以為守胸中有全撫若早用其策亦豈不足强人意而救時危哉某杜門絶不知近事自浮光後常有異聞吾輩所望於陳制帥者何如為之累夕不能寐今聞其被名果否嘗疑天以生為德豈忍借遠方以殘壞中國至此必將有悔禍之日使生靈復知有生之樂不然雖林下之人亦未知死所矣

趙侍郎 湹

某前之月寅飭𡰥戕爲建牙賀繼有自泉來者言壓境

之初千里父老舉手加額曰仁人也若官若吏若邸第亦曰仁人也既而條教一頒莫不竦焉改視易聽曰是嘗正色立朝爲天下彈擊大姦邪者也未可輕犯某聞而歎曰此侍郎之所以爲仁人也太守以牧養小民爲職若使污官吮之猾胥齧之大姓漁之得無梗吾仁乎令也伐檀者重足刻木者束手拔薤者斂袵則仁行矣可賀也茲領誨翰誦味數過有曹廣財彈官貪吏猾幹僕恣行之語侍郎非固恣嫉于頑也奉行天理而已矣

然有輕重焉有先後焉胥蛇虺其性也其謹畏者少巨
族盤根於此也其不仁者亦少若夫分曹列職佐太守
為理者也宗丈黼而贍給艱仰船舟與税以佐費非一
日前者有走弄舟數非特吏為之官實為之似不容不
察聞近者治吏以驚官官又從而取於吏則無往非取
也果得其實豈容不懲治道去太甚非此乎此特使善
良吐氣田里閭閻相與涵濡於春風和氣中而官不敢
饕民不敢豪皆相告語為善吏亦人耳其又何敢欺以

自壊其身是所懲者寡而所全者多某又將閒而嘆曰此侍郎所以為仁人也中興後王倪真皆以貳卿至郡令為四賢矣局面日急無小大無内外皆當隨力救世而論思獻納之彦則與他人不同乃心宜無一日不在王室中外方有望焉某雖在畎畝而所以望大賢者尤切

徐右司鹿卿

某前冬還家山友朋問所以得罪之由則謹取名賢送

行詩示之然則將之疏公之詩孰榮孰辱哉當衆人畏禍不敢出一語之時獨蒙表而出之因念隨從班行間聚首雖不數而心有相通處臭味同則議論有不期而同者方言者明設防禁犯者必逐項理簿對首犯之公又犯之而言尤切某時立㘭陛所親見也偶以職事所關又自犯之其見擯固宜猶幸諸賢有以重於朝異論不至遂熾未幾登樞掾兼宰士衆喜曰不惟能容之又峻遷之上曷嘗以言罪人哉又未幾項既去公亦去而異

論者攘臂謂一網空矣然而上終念直臣以二千石起家信宿便藩坐平遠堂進千里若士若民若吏而宣布聖天子之德意懽聲雷如也父老咸曰此顏魯公所臨之地所見太守多矣乃今得明公而又佐以國正湯公非所謂議論同而名節同者乎賢守貳同時千載佳話幸身見之政與教並行綱與目具舉其行有以慰滿父老之望者

某日旰人張平仲素書對客走筆不知道何語一封雲

錦翩其墮前慰藉良臣篤其為故舊忘其為罪戾也又以佩玉新堂命之使記非獨忘其為罪戾殆若有取焉此意非敢望於今之人盱雖小亦曰道千乘之國豈不足行聖人之言若等以上之必不懲前事有犯無隱不可則止恐未必若今之猶可以行志可以及物然而未可厚誣世道也在州縣有盤根錯節之能在朝廷乏佩玉鏘鳴之度自已試者言之讒人未為不相知雖然彼烏足以知此雍雍于于規行矩步以順為正曾是足為

鏘鳴乎溫潤玉也縝栗非玉乎俱㸚玉也不爐非玉乎
疾徐中節非教琢者所能知實之正字奮然曰蔣之言
何足以辱君子之堂奚其取某則曰此記禮者之言也
蔣嘗言仁言義言敬仁義敬豈因一蔣而廢論語曾為
姦禹竊取以亡漢矣而論語自若也某甚欲承命以憂
患相仍情緒碎亂欲稍寬一限惟高明亮之仲能國正
初謂其自盱倅有校勘之名令知其未曾至盱而史館
之命又或尼之邪正相攻久矣君子不幸一啟其罅乃

亦爾耶閱報令人廢食久之潛夫得節實之贄貳皆拽陣過江西亦足稍寬家食之窘也

湯國正 巾

某疇昔解后于泉于洪皆於西山先生之坐上又十四五年而端平之聚爲最久當其聚時憂喜懽愕靡所不有喜懽能幾何而隱憂大愕有非議論所能回者則亦徒相與太息而已丁酉春親聆玉音念西山不已使先生而在非徒得眷必將委國以聽翕合羣材俾各致其

力當有大可觀者西山已矣孔山不為不得位使上盡信其言而聽其得賢者以為助當猶有可觀者而惜其皆未能然也憶訪落初西山自長沙召轉侍隱喜曰此真禮部侍郎也可為妙選近之以小司寇兼此官者何人哉此古夷夔之任他復何言哉盱江嚴爾城徐泉谷為之長執事為之貳又同時俱上不知此地前乎有此賢守相比肩否某賦材最晉亦非能言者今闒然卧病望之又似一木雞矣獨荷天度生全日望諸賢力扶世

道以寛宵旰之憂使林下孤蹟得以安眠穩食而無恐則志願畢矣偶張兄平仲希李祠訪聽其論誠奇士也其為蒙齋之容也不虛因其還里函寄一牋敘違離述嚮仰不勝眷眷之至

江古心 萬里

某歲四日還家又旬日便郵中領賜翰函剖誦則頒教白鷺書院志記文講義皆精到程太中尉黃陂生二夫子朱文公既發之周程講道自江西始太中尉廬陵實

為之先非古心其誰能發之偉哉其作古也所以惠吉士者甚厚盖自洙泗之門多齊魯人惟有子游為吳人餘未之見漢晉以來其獲從祀者於東南絶無聞至本朝此學復興皆曰伊洛也孰知其生於淮之南而師授則舂陵也州以道名而又以明道之元二生豈偶然哉當南北未分裂時何遽有道南之語龜山之後為羅為李遂鍾而為文公之集成又豈偶然哉去春臨雝列五儒於祀典惟假為閩人程洛耶淮耶周則楚人自蘭陵

以不醇稱荆舒以邪説斥今元公則氣之始會也千百
年僻左之閩乃今有朱文公皆我朝東南之盛者也近
歲尤溪立韋齋父子祠堂裒集舊事為志俾某贅數語
僭録以求教焉今家藏其書而實踐者少吉多文之邦
古心一開發之必將有大可觀者或謂國初四書院皆
先賢講學之地後人不欲没其跡從而表出之今州縣
學官有失其本意者而所在乃更創書院亦有盡體其
意者乎獨不曰老佛之宮徧天下無有議其贅者使黨

庠遂序講習增多又奚害申省擾劍江浯潭信五賜額以為請獨不及洪之東湖豈以其師承來處不足張於言耶某向忝提督頗見士友說古心嘗學其間相語以為誇況請額者表潔齋為庚使日也今古心繼潔齋之職任一道之寄儻併以惠吉者惠洪可乎因筆不覺覼縷惟賜亮幸甚

杜尚書 杲

每憶壬戌擔簦邂逅劒津時洽四十年某食散人祿甫

滿長者以五馬還故鄉其視向者一補試不能得不既
多乎世謂老人喜言舊事信然若時事不當掛口如利
害相迫何蜀危非一日遂墮渺茫中西陵建平吳所恃
以為門戶者敵皆據之虎卧在庭其起無時春水秋風
舟與陸皆可憂閬廣最號僻陋自去歲已有指為堂奧
者豈不異哉元日趙文仲移師西廣或謂敵攻南詔與
邕宜鄰有買馬驛程往往不能無震恐此正聖智馳騖
之秋不知世有管樂乎不然朝市山林均為未穩來翰

問裁花種竹之樂此平世事也某安得有此常恐不知死所常恐無葬地去臈于城南十里外葬婦首丘之計定矣把茅數間足以逃紛又念入山之不深耳示教書楞伽經序引尋繹敬歎真地位中人也竹湖答語則又微妙矣世謂蕭梁亡國之誤不知絶滅者乃佛本法非誤也至本朝諸公則用之以救世非反其鋒而用之乎非善用者乎韓忠獻諸賢猶共寫此經後進復何說以區區悪札綴北山竹湖大賢後以滿三十二人之數既

無得於吾書姑附名於彼且依吾黨於不朽不亦榮乎偶記一事癸未夏過劒津遊道南書院見舊士友云去夏復齋先生於此寫孝經一書并文公刋誤三千餘字或以為勞役齋曰石經非思陵宸翰乎於學者何勞其間有舉前賢寫佛經事㸃不答此某之所以不敢也復齋嚴敬慕竹隱風節猶於此事有疑世謂士大夫晚年以此消釋聲利念此特其末耳坡之勁直猶不曰自此出若了齋之不畏死生禍福則人直曰自內典得力吾

書獨無殺身成仁之語乎今姑聽其借去猶無害若喉無盡楊畏輩亡命做官職則佛之罪人者也北山與竹湖今之了翁也以此立身以此救世儒者見之謂之儒佛者見之謂之佛所謂心根於仁之說是也政宣之禍至今以不用了翁為恨然則救斯世者二賢之責也此某之所甚望者也

鐵菴集卷十七

鐵菴集卷十八

宋 方大琮 撰

書

劉子栗 縝

某比辱垂顧於久別中雖句話猶不足況僅三日乎臨岐走行館則寺僧告以騎氣已出城南數里矣悵然而返蒙尊府使君需在諫垣日初疏輒令録呈然天度未嘗不優容而言

者不見容其揣合太過耳胙聞常簿自巴陵邑滿便合登朝故相惡聞此邑之名遂不果因記曾伯祖擴紹興中得岳州忽改為知純州以秦檜之惡聞岳之名秦死仍舊名然則岳之州與縣之名每為權臣所惡何其不幸哉可發一笑

潮揭二令至煩太守彈劾其一老士人昌亦如此見潛夫郎中云分教三山時為史老立祠講堂且植豊碑焉西山至郡撤去當立祠時豈不欲媚當國者正復何益又可發一笑

鄭金部 逢辰

所在貴糴三山如何有海舟可招否義米乃人户隨苗輸納寄之官倉以備凶荒者今朝家行之倉司例上常平米數不得移動若果然則州縣常年春夏間所藉顆粒以拔濟者豈不失望又聞行之福州和糴十萬或傳州科之寺院以應命若果然寺院糴米即民間米也自活猶不足豈能有餘以及遠乎昨見李倉請留義米不見聽又見權帥請免和糴亦以未聽若得大蓬早造朝汲汲為上言之使義米不出境自和糴不作僧閩中百

年之利也此亦可為第二劉一帖黄之備任一道之寄者不能言而必賴為君相所信嚮者言之亦可媿也苟利於民已之媿不計也會次乞為拜下意

某初至廣見報狀令馮太博以衢幞捧憲檄至婺推鞫橫遭誣訴題絶印歷奇哉兄與憲和其詩又為辯于朝嬰言者鋒尤奇羣陰蟠據三山之質靡不家食謂無復清明時上親覽悉起而用之非特馮名審向牽連者平亦登從列獨戶部以節符禍佯豈中外皆不可無忠賢

耶庾臺新建迎擊盧陵行之郡勿遣迓或驚曰此戚畹之最有力者曷遽爾嘗見一過賓云伯昌好奇某曰不然江流滔滔其致遠其灌溉功用甚巨特時因風石以見奇耳至於不容不為亦常也何足言奇人强名之爾某二紀前在豫章與孫履之國録為鄰侯嘗言受教於勉齋先生學識進處事偶到手當其當發拚膽為之如是一再可以無懼縱覼患難可以無悔怡山問學自勉齋師友中來某竊因而有味於陳了齋之言學者須常

自試以觀已之力量進否觀其同時諸賢既損則已雖元城最不屈撓亦不復言獨此翁著書爭辨强聒不休忠肝義膽直得之天何以試為殆以此教後學也怡山進而不已將至於成來諭謂至顛以平易治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非以勝之平易豈造次可至使人見其正不見其奇則吾輩本心也某老相催而學不進向來嘗懼不免嶺海一行乃以牧守至役何道五年辛苦僅能為遐氓全護一線氣脉晉職至再荷上恩甚厚稱塞謂何

已辨行裝乞為散吏不復作十年前議論之想猶憶在班行時得兄囊封與面對副本讀之皆鯁切靡隱又侍立時見兄秉笏立庭下銜袖有疏料其言必有驚倒寵下婢者惜不果上吾儕皆以蔣去兄其首也頃漕闥日見陳和仲大書壁記云以諫議大夫蔣峴疏罷恰見陳抑齋參預求去亦曰嘗以李知孝蔣峴林畧逐皆若不以為諱者近有一賢士夫云前蔣後劉皆戕國手問之則曰如南唐人謂宋齊丘為造國手之類國所恃者人

天愛國愛賢者豈樂其戕之使盡彼特自戕耳紹符崇觀後國與賢俱戕而後彼乃戕天未厭宋宗社未可量凡經二人手者皆後聚于朝户部疇昔袖間之未及上者與年來胷中之所欲吐者曷日借上前箸歷歷陳之或言劉還于盱亦巡管内置之不問潜夫後村守袁曰李孝章謫瑞稍相隣有勸以通書後村答亦不必以德報怨某與將公舊有契分特察其借以進身未嘗有他語要知國恩未報與户部同此一念

某良月上澣蒙走騎特賜帖報以重陽三日有易郡洪都之命自念洛南五載若樸斲做者時竊聞諸賢議論或謂錮之遠藩或謂處其技窮力殫何幸得此令稍可轉動猶恐未必然又兩澣省劄自郵筒至益五旬乃達嶺南去天未為甚遠遲鈍乃爾改紀兩朞置相為上杜立齋最可惜至游克齋乃定其休休有容古大臣用心同列非前兩年伴食者比而兵財分任或以為疑殿之上下如爭如晛固不害為前賢之同要須純意國家乃

可荆湖延納北降之數甚多似元樞以為然陳抑齋爭之力聞後所納者猶二萬果否宣閫久據潰疽忽消實秋壑宜亟馳交軍一揞顧可定兩年亦無甚急遽聲不知藩籬曾做得多少工夫毋但以狡焉者不如舊時為恃戶外事猶未足深保屋裏事毋虛過光陰邇列要途頗皆得人館閣諸賢相繼吐氣區區愚意正不欲如此既能轉其機以為宗國與夫討賊而未得其實且封駁彈擊皆舉職衆方望之不必形之言也其於賢者猶責

備太過設有姦邪詎肯舍諸淮南獨憚黯者畏其言之不止也端平初王君保斥蔣良貴諸人為一隊敢死軍當緩急際滿目偷生所欠不愛死者耳而何斥乎朝有直氣覘國者知其尚可為也元祐末君子自為異同反若開憸門而延之入往轍可鑒然八九年間比隆慶歷成一治體久猶賴之今局猶未成舉朝所防一大窺伺者多言奚益一正君而國定必外勢固而內綱整使人主有所倚以為安則不復有偲杷之念矣冬孟除目三

山最盛內相大少常伯皆真除大坡亦緊頭竹湖淡然無欲進一武則政塗吏須留耕以力量輔之真元壯實邪氣辟易則內防姦之入外防敵之侵將皆不足慮顧疎遠之人安知時事言之未必中節幸一覽棄去其五年于此頗諳嶺俗民之為生稍易於鬬胥遨卒悍經訟則破仕者入南以黷為常必大吏以身率之俾無可議其黷者飭之不悛則去之遨而悍者時禁戢之痛獮之而後窮閻之生可保路與州皆以廣為名壞地綿亘若

非時有剽竊處處皆成聚落不減閩浙港汊太雜則有

蠻蛋山峒高阻則有猺獠數州合界則有寇攘然隨其萌

芽纔剪輒散亦不能為害此為本路言也其地産鹽而

自河贛自湖南來動以千百為羣産米産漆又有番貨

而自溫台明越來大艚或以十餘為䑸有所産以養人

自外運去者反以害人其辭不直未有不敗去者故廣

無巨寇其黠者多自外至選帥必有文武威風識大體

者為之繇唐以來遂為定論然元次山在舂陵謝表亦

曰令之為刺史者必有武畧以制暴有文才以救疲能清廉以率下則一州不亂然則豈獨治廣為然其言文武則同而大體之意宏清廉之用切某竊亦有志焉而戶部之秉節鉞相踵也則皆得之觀判公學記則韻剽悍殆風氣使然紹興後來之變殆亦有以激之若鹽于入嶺向者留忠宣守韻時給據與之何後來之不可行患甫宋憲使申嚴保五法以其精力行之兩年間越嶺者少去秋廣昌寧都間之幾于決裂者何說戶部之迄

能拊定者何道今夏非販鹺時乃突入循惠界亟調兵
且勦且驅之閩至寧都而殲焉或言入去秋來自取鋤
戮者甚多惡種甚稀顧山川所產豈能盡絶但常得文
武清廉如吾户部者非特賣刀之化可成抑使珥筆之
風亦歇是豈不在我乎某歸夢栩栩久在家山南昌之
行實所不敢已申審乞將見管職事交與以次官離任
還鄉待祠命下昨見帥漕皆除人既而復差日為嶺海
繫望以某之拙鈍猶能諄惻化俗寃補壯威儲備待用

皆不敢以一毫苟心苟道為之况於過某萬萬者乎羊城亦無甚氣候自不應煩明公於此以令所臨度嶺便是豈非某與十四州之望

某伏蒙委貺書籍四種内楊信齋祭禮則户部向嘗上之送官令又進之乙覽遂備儀禮通解全書以書樓延致考訂十餘年而後成又繕寫送進鋟梓十餘年而後傳不孤信齋之勤勞户部之力也非特為信齋也勉齋之目可瞑考亭之志始遂西山嘗稱其為千年不刋之

典信然其彙得南康祭藳今與此可以合觀近得默得在桂林日刋儀禮圖歎信齋之有功於學者怡山之進既有表又有狀述先師始編時取儀禮十七篇悉為圖列之每章之下凡先王制度名物之要以圖考書其辭美默得之跋謂此圖粗見制度名物進退周旋之梗槩而其義則有未通者其辭嚴蓋怡山敬師也極其尊默得輩行也責之備安得有悉為詒禮一書便講明而肄習者皆可曉以成默得之志顧事闕王朝雖不敢肄習

豈不可講明若使太常官為之亦無不可惜信齋不得為此官其責望之意甚大西山於士類其議論終是渾厚又覩所刊留耕食用本草竊窺賢者以愛身者推之愛人其自序以伐性傷生為戒孰知其寓愛國之深意乎護養元氣亦惟食用之常苟求竒好異所損必多是知醫國者也郡齋新刻二書紙價必貴再拜以謝

鐵菴集卷十八

鐵菴集卷十九

宋 方大琮 撰

書

吳侍郎 潛

恭拜槧翰諭以陳制議之材愛惜人物不害其為公方朝廷大開使過之門又兩閫交上羅致之請區區者不復有疑即書行矣屋子之諭尤稔委曲諸公既以留蒙

齋共請于朝則借其居亦非便特以一時未有棲寄耳雖得天府貼占一閒使廳之榜不復作念兹苟推遜然亦須班堂先得所安乃可過而問焉不然終未敢也又未知劉郎中之榜如何一身一家自謀之難如此則一城三十萬口將奈何祝融之為禍慘矣侍郎救焚之功甚偉能全人之居法當得美居之報則某之轉徙靡定固其所也都人日傳下兼大尹事必沐賜念然頑鈍無恥之蹤當去久矣旦夕上祠請惟侍郎贊成之因謝控

臯筆汗俱下

倪寺丞 祖常

某愚不肖亦先正文昌先生閬中棠陰一士也起敬大節間得遺文一二讀之欲多求未易得適因侍坐知有所謂齊齋録與論説者輒敢以請特僅染翰出以為賜斂袵開卷皆關涉國家大體使先生之言行於嘉定更化之初何待今日之再更歎息久之言言藥石今猶可用也

某伏拜劉汗頒賜先正文昌齊齋先生行實巨編此十四五年前諸賢相顧不敢下筆者西山欲誌墓不果今蔣左史既表其行而誌則非鶴山誰屬世謂乾坤清明而後大賢之節白然當昏塞晦昧時舉世皆知瞻仰人心公論何時不存而一晦一明則於世道不能無傷焉此向來柄國者之罪所以不可贖有能用先生之言者不足為今日扶世之良劑乎某伏讀累日既掩復舒且歎且慕顧生晚不及事先生何幸監簿郎中以好修博

記為令賢所稱將得以親炙而歷扣焉

某伏拜劉汗寵示先正文節隧碑此鶴山先生之筆也哭鶴山甫旬餘掩卷感歎久之曩見執事以不得西山銘為恨猶幸其有鶴山焉自今觀之此銘豈易得哉孝子可以無恨矣傳筆良史事也某非其人不敢不勉遺奏跋語併容續呈

趙國器

某於先生循陽史君四十年交遊辱愛如兄弟諸郎以

銘墓請幾於至哀不能文然知史君爲最深幼受母教如陶君身自教兒如謝公有祠如不言人過之厚有王肅不阿上官之介至必興學校則文翁之風志在護貧弱則次山其人此猶人所知者至於論時事愛宗國懇切惻怛中壘輩流則某所謂深知者在此平生無點瑕蚤受西山先生之知將注浦城往依且學焉御史李知孝不樂西山遏之不使上端平初知孝逐西山召曰國器方了邑債耶將相料理而西山不起觀其所與者世

之大賢其所不與者世之大姦可以斷使君之終身矣葢其學自敬自實入常以浦城失一行為恨得讀書記誦之忘老曰吾師在是或謂當東淮奏縣最時肯上邊從大幕入豈不方面乎又謂當朝家嘉康功時肯上京從漕僚入豈不班行乎然皆非使君所恨也苟不失其身有以全其歸則為循陽遠守為武夷散吏以老奚害使君之志遠矣可以傳矣某名為首藩不知前賢有帥臣體重之說日閱案牘實與州縣吏坐曹者無以異筆

硯雖存塵埃可厭今歸閒有日容㴖雪神思以表塁可乎遣惠十六尊者皆奇怪相使君所愛玩者殆自此果中來敢不受藏時展以寓見先友之思輒易水沈十兩旃檀各三十兩持為家廟一炷以白此情白金四笏四十兩或可相菴宇綰匠之需沐視至幸甚七兩

陳敎伯圭

雋秋鄉友遠來者以得賢師儒為誇僕亦以舊識誇之爲來滌染詞旨渠渠誦之欣感甫福小名不掛農工商

之版者爲多每得明師則其一時所接引奬拔者可供數擧之用少聞長上說有三山楊永嘉鮑非徒爲詞藻之學猶及見黄子野以善考校稱及能操筆時見任驤卿其後有黄景夷所稱亦考校也近有泉之蘇能淡洽朱門之說時復齋正里居故從遊者多可觀今何幸執事以理義之學根本之以法度之文發揮之感化之下將必有心悅誠服者豈徒以法爲師生官府爲學校哉了此則訪璧水之舊遊此其張本也某涉筆列寺書鈔

手耳每見以學官稱者未嘗不自厭其塵俗不足玷兹選而知其為公等設也望家山二千里時入清夢曷日晤語顧言珍重以昌斯文

范鄉守 銘

某伏拜賜書兩事之教端誦數四體國愛民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其所關繫非獨莆郡而已近得遠處書皆言官司造舟之擾秤豬之擾保社市井苦之而勇於奉行者不自知某則謂此正先儒寛一分之時肖民拜君

之賜非此時乎戰艦援福漳減半已得之命今所請者見造四隻不失為真實減四從三尚存其一况給降有本可勉為之此子文都承之言也然賠貼猶可或恐多於大郡之擬則成例又加以並緣之胥保則重擾尚可若辭再請否秤楮照閩中諸郡之例出官錢分卓銷鄰邦所共行者烏得獨異始建劒之價頗昂下四郡次之纔及衢界則不然今所在多不知初令弟殿講左史自謂於書言之然權衡劑量在仁人必有處此嘉定行令

初潘文叔攝漕事自出巡點邦人荷賢守之賜甚多父老猶有記其事者否雖然兩事與國脉相關寧能相顧忌而不敢言乎蒙古造舟筏於上流意將何為而吾江防舟楫靡一足恃議者日苦口而行之輒擾金末持楮數十千博一椀麪竟坐此斃而吾中國皆紙鏹世界議者日寒心而行之又益擾不講求禦敵之實力而欲以和買靜有是理否一介使遣矣能保秋風之不動否不推考救楮之病源而欲以威刼勝有是理否四郡實而

一令罰矣能保威令之必行否令之患曰外敵曰內楮耳而耿然深遠之慮則有出於二者之外姑以粗言之曰敵與楮二而一也必敵無動兵無用而後邊可寧費可省邊寧則裒民之科甫可輕科自輕而至於無然後可以固根本費省則楮數之印造可少造自少而至於任然後可以議秤提不然兵未息楮未易言也何以息兵禍曰在天何以感天心曰在人此其事尤未易言也曰立坳下無一語稍報視令弟左嫡有愧色將歸體為

屢下一氓帥子弟奉陽公教令以老以生下情惟有感

愧之至

某惶恐申稟叉軒先生文集二十卷近方編就此乃鄉

邦闕典若有待於賢侯今距造朝不遠雖鋟梓非旬月

可就然閣下試開端於前則後之君子必且緒而成之

其書備申呈儻蒙電覽發下郡庠置局仍委先生外孫

新尤溪尉方之泰國子進士方涓孫監視刊本庶幾精

實無誤斯文幸甚後學幸甚

趙宰 琡夫

某自著攝郎自郎登技凡三遷皆沐貽書相慶皆於中秋一月得之詞旨皆勤勤懇懇非愛厚不及此顧撰局微有删改銓曹猶可殫勞若歐公所謂不繫一職一司者百世之譏猶在後四方之誚立至前令内而廟堂謀國則踈而相軋之謀則密以至倖門浸啟欲盡言之則内庭有非所樂聞者外而諸閫抗朝則强而抗敵之實則弱以至和戰互異欲盡言之則邊方事有非所悉知

者此言責所以為難亦安敢以難為避哉益論人猶易論事而合宜為難事莫急於邊而生長偏方仕宦内地甚哉書生之不武也來翰所述兩淮利病與録示上廟堂十策無非切中事機凡此皆所欲知者繼是無惜疏示

姜倅 帷明

某屏逐東歸非不知遵陸之安其乘桴者非得已也望使郡五里許幾為大郎灘所厄當急流中維斷底漏差

尺寸則魚腹矣亟依沙磧已沒膝及腰幸月明雨霽有小舟可呼遂獲全活人厭神怒之餘所過收聲匿影以有換舟之懇不容不聞鈴齋一見蒙賜之饋借之館命之舟然猶有禀者今早得一舟五十料又損漏衆謂其難於上灘不若更賜指揮差下二十料者兩隻以無損漏為上大凡浙江雇舟欲其大而此欲其小尚幸而濟雖跧伏篷下亦不暇計也因笑京城寓廨為鬱攸所驅攜家僑寄農寺者兩月又求言紛紛竟以一逐結局而

鄉之朋友併及馬非池魚乎既去矣幾為江神所溺今歲火水見厄如此此水厄其身幸脫矣火之禍甚廣必都人皆得所居而後去者之心始安此固吾輩凡為臣子之心也然水不厄則不應有賢使君之過是亦一幸敢併以謝

董侍郎

某甚幸獲同朝路雖聚首日淺而心之敬嚮者甚至得之諸公謂深醇之學當在經帷古雅之文當在詞苑等

而上之則經綸之手也始所期者在此秋風漸高上流最急見大夫無可使者上顧廷臣獨曰卿可於是以王人持使節賜之對而遣之閣下慨然無辭難片語在廷有愧色皆曰令通材也先儒所謂入麤入細者耶某嘗至北闕外餞兩使星入楚皆不過而反未數日而孤蹟逐深伏閭底自是了不聞近事或傳西淮小衂則益蹙額荆湖得捷則又稍伸眉或又傳非北兵又謂來遲而數少目前尚可支柱要之勿恃彼

之不來恃吾之所以自立者何如人之家有垣牆有門户而後堂奥可以安今歲有破缺豈能高枕然則葺理自何始捍守自何先在提刑胸中必有全撫區畫布置一面事定使人謀無遺憾則天意有悔時還報天子坐運籌帷則前之所望經綸一世者展矣某懦不足用且闒人不盡識當世豪傑頃試邑福之永福識其邑人鄭君宅心者汀寇迫邑與之共議備守知其非近世科舉士葢奇材也今為常德推官欲望

台慈進而和摯之察其果有足取則收拾薦進之他日有以自見於世則門牆士也

本軍張守 友

某北聆郡齋刊先正傃齋文集方謀有請迺蒙真札與巨編俱賜剔燈開卷不勝大嚼之快疇昔所聞价菴薦其文誠齋賞其詩若四六則誠齋竊取而用之梁叔子辭魁柄除醴泉侍讀其麻制云珍臺閒館冠臯伊之倫魁廣廈細旃論唐虞之盛際聽麻日朝士皆服洪之精

切益二事皆西漢全語而不知洪侶至都未入翰苑前
先奉内祠兼經幄此一聯皆尚書賀啟中語也未兩月
洪用之王言其捷如此使尚書用南澗諸公故事居文
字之官又不當止此方淳熙文物最盛時雖前輩不免
相資取令行世既廣其膏馥後輩又可知
某此嘗拜先正文靖史傳之賜兹又併誌銘謚議合刻
以為賜誌乃張魏公筆豈容不廣其傳觀其始末以知
檜不早悔恨不已而嘆服文靖之先見甚矣知人之難

也此一事最可觀而傳與議不泯而紹興正論將載之然則併刻之其有益於互考者大矣胙得後村遜至使君所和讀邸報詩足見嫉惡之意賢士大夫所同後村與蔣同宗寺同郎省而不知悟且薦之西山而西山亦喜之檜之背魏公與文靖亦有蔣之背後村併及西山之子孫也後村今詩之悟晚矣要之賢者待人之意常厚而小人之自枉其身則可憐也

鐵菴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鐵菴集卷二十

宋 方大琮 撰

書

趙教授時𨒪

某舊秋登剱之湖頭去城餘十里有傳示冰銜則郡博士也不以其常為吾泮林之辱而更勞苦之此意甚古既至廣文官舍則儒隱觀瀾彌髙儼如壬申癸酉新剏

時凡手所植所聚所引梅竹泉石皆相迎而哭似亦不以為辱者豈非體今主人之意而不忘舊主人耶某繼楊充甫太博者也冷舍與直舍為佛廬所隔楊始通之而謀成之充甫為慶元六君子之首節甚高惜其立朝不久且逐且死前此典教多名人其稍顯者三山任先生由御史登頌臺有點校二禮板本在黄寔夫架閣當禁錮道學時所取程文前列有用語録中字者諸生有請曰此等字朝廷近禁也寔夫答曰朝廷令諸君不喫

飯能之乎每味此語禮義之學與日用飲食同自今觀之食可禁乎學可禁乎其時之隨聲同吠何限黄之不顯命也諸生知而祠之者但曰闢試闈耳近番陽湯伯升其學問議論器識足名其家觀其通變策經畫世務甚精晩乃淡視世故其了死生吾儒之常或謂葛藤之助非也言論風旨矜佩猶言之否去而顯者需季仲參預也當其在西掖時傳烈仲記題名取以為一記之光又榜廳東一閣曰具瞻以祝其由政途而經上來者遂

指閣為雷創殆借以為重區區則謂此郡元寮宏博之標足為慎職重非徒宏博也參預也而西山之學與節則可以言顯矣此吾徒所師而慕者也

鄭節推 宅心

某屏居丘園目盡無來人曽謂數千里外迺有走介貽緘者繾綣滿紙又知舊秋曽寓書西省相尋而不省已歸矣憶在坡邊時四方書尺不暇答賢者獨否既解此職來者浸稀却荷寄聲雖不及領意則可感君謨謂為

諫臣則人見踈為詞臣則復見親葢古之人皆然今也反是執事過令人而追古人矣矧為逐臣誰復觀省獨拳拳如此意逾古而感逾深癸巳秋抄聚于建陽入冬又聚于京見持遠睽久次去僕留而愧焉時事日艱每見朝家以儲帥材為難某心知有執事而氣力低小不能為軒輊既而聞已遂及瓜度其必能以聲績表表自見矧楚塞風寒之衝正志士馳騖之會笑談兩憤無非偉畫諸公方將有求于執事不待執事之求也顧相期

待者甚遠人之家有藩籬有門戶而後堂奥可安今藩籬如此門戶如此欲高枕而卧得乎何以捍守何以葺理必要有方畧而稽之古驗之今要必有合者益疇昔通德一年所得於高益人物者亦可謂不凡矣願天下愛此寶

順昌趙宰　次瞻

其過劒津望順溪四舍欲一見琴堂主人無從惟有美譽滿耳既歸得潛夫史部所題步雲閣詩讀之

則主人胸次可知書翰與記文俱頒又知閣之所從始與所以復興唐律十二髙詞三愈出愈竒句精麗而意感慨此豈湯火中人哉其復興者豈獨一閣哉世謂邑之不可為者誣也某再仕劒閩邑之難者惟此每闕官委攝多勉就惟思不得脫有冒注而來者鮮見以美去况復三年有成乎今既有成之年矣可以登班矣邑人上借留之請朝家頒因任之文令君不以為淹與其民益親縣齋初心

之詩蓋有自樂然自當世論之得毋太淹賢乎今之言英宗者非獨伯仲爲閫中瑞蓋當代鮮儷也給札之命當與長公接趾于秘丘矣某四朞之中立朝者三年且半其鯁槩豈敢望正字兄荷相與最厚去國荷相送不忍舍而少公又問勞其至家之後交以爲感甚欲附名於步雲之後而未能也敢祈爲天下愛寳亟膺密召如前所期

曾朝守天麐

某掃軌謝客了不知户外事忽有故舊求書者竊審閒
藩鳳城與春俱至某不覺驚喜曰豈非韓木巳亥歲乎
何其適相符也韓之後更幾甲子而有本朝之陳文惠
者大監其人也忠信足以感異類則赤子可知均之為
鱷驅而徙之與捕而戮之微有間然皆能使之屏息二
公之文具在令將以此驗之使吏畏威而民懷惠其為
驅鱷也尤大獻納𨙻亮將有光於前二公是不虛當一
巳亥矣某無補明時永棄奚憾猶使之無窮叨稟此國

家仁厚之澤主上優容之賜每一食必生慙愧心因念與潭府不無夤緣非獨忝聯朝好而受工部之屢出經畧之榜而先大觀文樞使似期待之頗遠今永孤此望矣因筆輒及之

趙西宗帥政

某曩留京望羅淳數千里書筒不廢往來今里居距西邸數驛近㪚聲甚易如出處殊途何雲錦墮前問勞滿紙則前日之捉筆自疑者淺矣大君子豈以貴顯而疎

舊交居畎畝者亦豈一日忘愛賢望治之心哉鄉人多仕嶺外其來者言惠陽之治至今無異辭所在官民相仇况乘以倉卒其不疾視者幾希又世之好議論人者人鮮不躡其後令也民愛而留之當路與朝家亦幸其留為遠泯主其何以得人心愜世論至此然則凡士夫所至其可苟哉以拊摩葺理之良勞則令茲領宗藩糾正之尊亦誠清且簡顧歸然為漢遺老則惓惓宗國之中又何如回首杏園將三紀人物蕭疎其疇昔過三山

見城中外五六十人今立大功名惟陳制書餘亦少存焉歲二之日楊廷揭告以左揆位百僚上者乃吾榜中人益幾年而後有此屬時多事所望以扶顛持危者不淺非吾黨之私也是日進而居臺者亦云盛哉猶記甲午春李大蓬會同盟於道山某少佰符兩月耳時蘄自遠方來不識中朝官職為何物既而推遷漸至危地則知其決不堪復用矣今所望通材偉入居要近共扶國脉是又可為同庚之光

曾劒守 宏正

某之曾大父之弟宗卿庭實字公美紹興初以宣諭使朝陵還對榻前具以所見言君臣至於感泣秦檜聞之大不樂曰公美自失從官矣又上書乞贖胡澹菴罪愈忤檜意出之使閩又推之使廣劾檜黨愈急終于官職者哀之澹菴還朝聲其事者屢雖直氣見扼於權姦而流澤不墜者累世今監鬱林州都監倉炳者其曾孫也每見明公嘆世道之衰而慨然有感於前賢憤鎖官之

饕而察其能拔於儔品炳也其庶幾焉

林竹溪 希逸

某比者嘗造謝不過可勝愧仰傳諭需南塘行實復齋誌銘未及尋納茲沐珍染謂閩茂實於端平有異論茂實賢者安得有此所不滿者端平之相耳後村每謂南塘三十餘年一正字甲午乙未不年餘縣內制登從列始既有扼之者則後必有伸之者似若忘所主者然而用人天子之事而近世以恩怨歸之柄人物者不知此

何時可改令狀云端平更化汝用老成則上自用之是也其始云史丞相曰趙令第一秀才宜為文字官其後云趙丞相欲挈而迴辭史丞相處以清望官而不少貶則後之据清要誰挈而處之乎豈非不能行其言不足以用之也其不識秀才反史之不如也此或者所以疑其論之未平也高明以為何如

曾太卿 戊申

某與長者居連鄉十六七年前薄宦江西與法曹傅泳

之令武博王賓之游二君相繼付濡須臺府之招竊聞以盛年分重寄聲名赫赫起欲一拜無從又六七年償邑債于福之永福始汀邵擾浸及其隣既調諸郡暨諸道兵又調殿旅敵視之蔑如益披猖遂越而殘泉之永德而某所領邑又隣焉岌乎殆哉未幾連以捷告遂成陳招使戰勝之功問之則花帽軍也鐵橋軍也此西淮制垣所遣也非獨一邑拜公賜全閩同之吾鄉僻左號樂土戴白不聞鼓鼙聲豈識邊頭事雖語之未必信迫

目擊其擾而身受其賜乃知屏衛邊方之勞以全內地於安者其賜尤大袖手有年凡向所獎拔之偏裨今有能為將者向所揀練之行伍其居者捍鄉井其出者非獨有功于閩而江廣實賴之惜乎始折于三京繼損于邳徐近又殲于定城而西兵之精銳畧盡矣誰實使然言之短氣竊聞居閒雖鄙事小物必親知之者謂其感髀肉之生念運甓之勞蓋將以有為也不然豈不能以帥體自居於逸哉百年金甌豈堪破缺凡擾我者皆曰

邊庭而邊庭則曰盜也四郊多壘抑誰之辱督府宏開臨以政地贊以卿月非徒贊之蓋留後之儲也然公未至鄂之前有如親行聖上之委寄隆矣廣建參佐時材之捜羅盛矣養兵號二十一萬潰卒流民之收拾多矣外幣内犒俱發國家之帑藏可計矣網罩州縣遺利江湖之民力可想矣往往某規模已成區畫已定幸遇衆紅之期將見冰合之候其必有以副上下之望令公此行以謀爲職不苟殉不苟異對上流而按昔雄驅馳之

舊趾廵西淮而愴前日生聚之遺民圖上方畧少寛旰食之憂牢立根脚毋墮北人之計本朝無戰功雖元老宣督其成者少惟范公未嘗敗以今之形證言之實難儻天與人相應而事可濟福與力相扶而事可濟是所望於大卿將億兆姓之性命有賴使使布此區區

漳浦陳宰森

某歸來望高蓋舊遊數舍近欲作書相問訊或者百乘經臨可以面會乎既而聞已開新邑矣得賢令尹可為

漳浦赤子賀某端平初見廟堂欲選才辦事每有繁使必曰無如執事蓋欲處掌故學官而復遲者為此耳閩中榷鹽之役雖復命而不阿撖使俱往之喻徑辭命而不行與其攘臂抵掌以邀一時之富貴曷若緩步徐行以做實地之工夫邑與民最親最易行志朝有所為夕被其利嚮者鑿空之數甚夥更賢守輕減而科罰遂少令竹湖尤賢而易事何止一分之寛可行撫字之志邑有東溪先生高彥先靖康中同陳少陽伏闕乞誅六賊

者紹興間以直貶死文公守漳祠于郡庠贈官得請錄後不果有節有學曾祠於縣庠否其後有人否訪而恤之是亦風化之助執事不以此肩縢薛大夫為嫌而勤民如此官職是命中帶來者嚮之幾為而未及為者何患其不為哉某杜門念咎其拙訥尤甚於向時每憶癸巳歲良月上澣日至京後兩日冰山頹局面一新而執事至之日亦同今思之真一夢也

永福董宰鴻道

某距高蓋一牛鳴近偶閱報見當路選令尹以辟書上
深為贊喜既而聞百乘開邑政與教兼善又以晝簾之
暇尋擘玉峽舊址於五里外捐俸而亭之撥筆而詩之
山川添顔色矣世所謂愚鏤者抑何才力從容及此因
詰之自永來者云峽古矣三紀前常尹發之漸湮浸没
舒尹又得之執事始大發揮之得非有待於宗派社中
人邪某在邑一年非不知名山水簾之竒屢作意輒止
若有勒回之者辛卯歲人日僅能攜家一至方廣寺觀

所謂龍尾泉所謂水幢者亦奇哉轉盼八年如墮夢境每念此邑二十年間莆人凡四至無漏去匪特莆人為然以最滿者自舒丈始而執事令繼之若與江西諸賢有緣邑之民力農務本無甚貧餒者苟冬春之交米不甚泄則青黃未接間可無貴糴之患其大夫士最多皆秀而文好秉義持法以議其上有以服其心則亦帖然無譁故民與士皆美俗也一永之謗過矣二稅不甚難催惟倅之經總郡之係省縣之俸料悉出牙契向不減

分多是鹽又半楮極充裕旣減分又全楮頗難辦然亦未嘗不可辦但以全楮收以中半解則無難矣今版曹給契紙㑹下有印紙則有解發併與邑之責可輕然不知係省於何乎出倖料又於何乎支其必有以處此不知他日更有改變否方以談風月為嘉輒又及此可以別利器於盤錯中矣邑士黄元晉持賜書至誦其詞旨温潤可愛可感黄告歸亟拜之此凡能讀其父書不甚至偃室者也幸善待之續又拜狀

何判官 士頤

某就有申禀偶數佳士友來訪以鄉民艱食甚急頗相責以不能白之郡竊料賢使君所以與幙府討論者至熟特外人未之知耳莆土狹人稠雖甚豐年僅足支半歲之食大率仰南北舟而仰於南者為最多春夏之交又仰二麥以接濟去歲二洋不為甚歉而濱海處為鹹水所傷亦不少又麥秋大不及常年今山谷之民尚足支一兩月洋海細民持錢入城入山者無數不知大家

蓋藏可支得一月否又不知官司倉廩可支得一月否又不知指廩望新可挨得一月否飢飽自是民間事而所在多以責望之官府而為長吏者亦當之而不敢辭非特利害相關亦官民一家之意使府區處可得關孚屋裏所有不患其不出必自外而入者乃為上策向者常為嗣歲之備至差上吏持輕齎入廣搬運以來去冬亦有慮及此者而官司藐如也若夫責吏胥督牙儈厚旌賞蠲雜征凡可以勸誘其來者及今宜以真意實政

行之非徒拖案沓具故事而已不知吏僧今所報者已入滛者各若干少猶可慮况無乎此所甚望而未可凖者也若在官之可凖者有二倉焉曰米則義倉乃人户隨苗一石外例納一斗寄之官倉以備凶荒濟隣里者也今人户但知輸納不知其為自已樁寄之物官司但知受納亦不知其為人户樁寄之物然而人士之識者知之官司之清明者亦知之苟皆知之則當饑饉之時其可不捐以還之民乎今非還也糶也若急時猶靳而

不糶則此倉不得為義矣前此多積壓不動遂化為朽腐或私移易則有之若賑糶則曰常平法重也中間賢守亦有出糶者某曩試邑永福見前令每當水旱必發義倉以其糶價申倉臺照會未聞有駮難者某嘗親行之矣豈有縣能之而郡反不能之乎今積久者恐未敢動且時三年內盡發糶可乎此亦新陳相易之本法李常平賢使者是可保也曰穀則平糶倉所在有社倉近來賢守令多創平糴倉而此判則自曾侯始其意所望

於後人者甚美而其弊則士友之賢者直欲罷之且先以其美者言之以錢倈僧量時價而糴於新熟之時暨糴於青黄未接之時則如其價不敢增僧主出納官提其綱所以防吏奸者非不至歲歲如是豈不甚美以其弊者言之增價求糴有重費請錢與納穀皆有費其病僧最甚姑置未言而士友以為病民者早禾方熟而遽糴則市價不退僧無所陪貼而科之佃户則民代受其擾閉杏而不散雖散而不均糴之價多於始之糴如此

類非一孰知其有大弊乎此倉本為民設不知官所擬以為軍糧者安在而歲那給於是不知所貲以秤提者何謂而時借兌於是糴本既有移動而違秋罷一利掩取其租以為填補之數則此倉初意果為民乎為官乎僧受其害官受其利吏與卒皆有利而民之露實患者幾何毋怪乎士友之羣議也謂宜盡數節次發糶其價比元糴姑與量增隨門依由之時與開倉給散之時皆須選清強官實有志於民者俾任其責則吏卒之奸必

可草矣

福建趙倉 瀹

某比承使軺觀風一出雖曰奉秤楮之命而常平使者所至正當青黄未接之時嗸嗸待哺者衆又當樁留義廩之時指揮申嚴者屢不發則失民望發之則非朝命此其所以難也既發而奏殆與汲長孺同意全活甚多又與富青社同功循行原隰至于海隅慈行也其有補於民命大矣可賀近頒降新楮至使司名曰糶本建民

相驚米舟不入城市價頗增長遂與守卿同曉諭之乃定舟雖至價未退要之上四郡猶稍有儲藏下四郡不無望廣舟赴試來者言都城米升六百舊會似更廉於外處所願處處皆同則和糴不貽閫人之慮矣豈不大可賀乎

某前晚得永福黄令熙書以常平事獲譴於使臺亦嘗畧爲稟控然未能詳也某庚寅歲試此邑始至則米升廿四文邑民謂未嘗見幾至絶糴者一兩日遂發義倉

出糶且發且申以解倒懸之急然後知常平之為有功也是冬遂以義倉所糴錢與社倉所樁錢收糴以為來歲備請於倉臺時史端明為使者報之曰若能收糴於外處乃為有益其為邑民慮甚至端明知三山產米之不足于食例招糴於廣欲邑體此行之却未知永福山邑亦為產米處只產少販戶謀利搬載入州纔及春則內自受困某遂再申以內之永得稍存為幸若外之米則沂灘難入且難恃所以急急收糴者如此端明大以

為然然散亦良難明年邑再荒某以憂去權官賑糶之助也令十年矣豈謂令春荒最甚升米四十二文視昔幾倍之黄令權宜就義倉借錢收糴所欠者亟申使臺爾令亦自知其非矣渠有公劄申呈欲望薰然慈仁諒其心而赦其罪則令與邑人之感同也某本不識之去秋因其來試漕闈且於按櫝中見其書擬甚可觀則知王留耕在江東日識其材遂呼以攝帳管也某去此邑後令之賢否無不知今自邑來者皆稱之又區區鄙性

每見其人之賢且材則敬之愛之或有踈處則察其所以踈者何由若其人之不善則嫉而輕之如不欲與之語或有可取處則又未常不幸其能攺也若黄令此舉則賢者之過之踈也某只欲為著一二語因記舊事不覺覼縷

鐵菴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鐵菴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録監生臣畢繼曾

鐵菴集卷二十一

宋 方大琮 撰

書

王提刑 潭

某蚤上伏蒙賜之顧論國事邊事無凝滯又謂以武臣乘障及緩急處反不如書生死封疆之義如浮光之董降而趙死者皆是必復舊乃可此論則前所未聞者識

見奇偉如此既而知為簡肅端明之文孫信源委有所自來方切敬嘆珍翰墜臨示以奏議臣編與考亭誌自念生晚不獲如昔賢之拜床下讀其書論其世殆若親見然拜賜多荷

項卿守　博文

某冒領鄉部受責於鄉人最多方去秋試者閧懦者不能壓則曰此使者之責也既長官缺攝者不肯來則又曰此使者之責也入春饑者閧而責愈甚而友之深者

爲尤甚其望賢太守之來何如上已前一日以開郡
告而後某之責始釋其喜不在于父老後方閔時家家
皆有不自保之憂得陳尉權縣而定鍾權軍至而又定
乘人家欲糶之時勸之不甚難稍定則稍難愈定則愈
難委官登門人人而求之其不難色者幾希賢侯與春
脚俱來二麥大稔被野如雲海鄉流移悉歸食新其接
濟多少人其消弭多少事天之賜也侯之賜也今自四
月半盡五月尚有四十餘日亦未易過有不容不求之

人者既藉官司之力以鎮壓細民矣不體官司之命以糶濟閭里可乎去歲非歉而失租也今非捐以與人也石糶三貫有何不足而猶閉吝乎猶求多乎人生五馬貴乃使吾邦君下車來不得一日伸眉既以軍食為憂復以民食為念亦緣土狹民稠雖豐年無半歲糧全仰廣舟外之來者既稀少内所有者又搬洩又緣措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萬計以千計者皆米也今家有二三百石甚可數且半是糠粃而小産尤可怜憫又

緣士大夫家當收租時多折價至春夏間無以為富室倡交相議何益城郭猶可村鄉最難信救荒之無良策然亦當盡其心建劄間計鄉都人家皆產户抱認分糴其來已久福城計坊巷人家亦寄居上户或出米或出錢認糴已一兩年如此皆眎以為當然莆人最寠別無利源茍幸價長鮮深長思其于勸分認糴之事誠未慣習始有以官司為玩者今亦漸知畏矣賢侯又以惻怛之意行之當必有感懼者今歲春事蚤若五月末六月

初旱米當有入市者則所謂四十餘日其寔難過者一月日耳詎旱食漸近人家蓋藏不患其不出猶有靳者茍得其實則須借其僕以警其衆非獨得罪于官亦使之知得罪于鄉井之為辱也水南有新惠安余令薦鶚者收甲其鄉歲歲平糶而宗族鄰里之價不敢甚高今春諸處儆警而此境帖然者余力也城之内外有及其數或亞或半其數者對人費分疎有不知分疎者士大夫亦或各有見也今且相扶持到早熟則稍寬正恐早

穀其價猶高或不下三貫奈何灣澳去處且防搬洩或又謂境内山崑海濵有仰二洋之早谷者一放過則去而之福清之泉城者不可遏矣遞年搬洩遠處者何限纔説官收入平糶倉則曰新熟能幾何其貴自此始士之不考本末者倡此論而五廂居民歲沾其利者亦從之近連年此食何嘗收得早穀而穀之貴更甚未易與俗人言也故防搬洩其一也向來仰南北舟既北久不至又南來絶少招誘之策既不可恃只得就裡面商量

閩上四州產米最多猶禁種秫禁造麯禁植柑橘鑿池養魚蓋欲無寸地不可耕無粒不可食以產米有餘之邦而防慮至此况歲無半粮乎今興化縣田耗于秫糯歲肩入城者不知其幾千萬仙遊縣田耗于蔗糖歲運入浙淮者不知其幾萬億蔗之妨田固矣可一年不飲不可一日不食上四郡士民之論皆同而莆有不盡同者豈非其饑在小民而不在士大夫耶故禁雜種其一也惟賢侯留意若時和歲稔南北流通則無此矣要之

今歲雖熟而糶價未必能遂平却當告諭産戶隨高下認糶則至期有不得辭者今兹麥熟匪獨吾閩各路皆然又一晴一雨所在皆同立夏日太史占風主豐年分野在吳楊天相東南處處皆稔非特民命蘇國計亦無虞矣或傳維揚獻瑞木有天下太平字却不受蓋豐年為上瑞何必此

林沙宰 珪

某舊冬拜荅後固知盤根錯節乃賢者之所以自見也

以所賜書觀之其辨可喜其勞亦甚矣固州家之所宜假借扶植以助其立者也今之邑莫難于辨賦若撫字則固本心剖决則特餘事耳非吾輩所患也治吏之舉甚壯况承郡命其敢于報復郡所當察不折其萌反令生事此賢尹之所以不能堪也吸三斗醋乃可為宰相况縣令乎故必更州縣者為監司乃知州縣之痛癢更縣者為郡乃知縣之痛癢史君妙年高科未四十專城未必知邑之難獨賴其高明終必察此縣與民最親更

事最多雖志或有格于上者而澤亦有可行于下者吾輩作邑切須分明可以質之天而無愧可以布之人而無怍終身受用自邑始其向在將樂日賣鹽須三百餘千少不及數則岌岌乎未嘗識郡中專人亦未嘗輕刺一犯鹽人其時猶幸上供銀折會而郡猶未見寛假得與百姓相安及再試永福可以卧治無所謂一永之説兩邑皆僅年餘不得究其及物之志自以為惜今老矣不復有斯世之志矣今春左揆拈出猶欲以民社見委

知臣莫若君其獲生全已幸蓋畏威敬怒者此心猶前日也來翰亦以為言豈亦見邸報耶一春頗費酬荅今幸此話漸冷或可稍安矣

鐵菴集卷二十一

鐵菴集卷二十二

宋　方大琮　撰

書

趙倅善夔

某猶是戊戌冬憂患中騶哄過莆聽教甚匆匆明春遣惠蘭二盆曰此漳之翁本也遺我以幽香而不勞我以答書僕亦欲作謝不果每對之如見其人去夏有一莖十

餘葩方愛玩間迫于起家之命驅馳上道眞俗駕也埋頭埃坌中所謂戢吏奸求民瘼未必有分寸益而已分之失已丘山矣如是一年又四閱月而猶不丏歸何耶某丙申丁酉間未去國前見府判上懸車之疏猶持其疏不與上而幹事者曰此府判意也今非鐘鳴漏盡者不肯止而年五十五更兩倅法當請佳郡迺辭寵于相迫逐之中乞身于正强健之時昔賢希有今書絶無亦可謂林下之見一矣某少府判一歲更餘兩月則六十

之叟不歸何待祠請將再上若猶未盡忘太倉粟者視高人有愧容昨有餽一鶴者離家時為年歲約今已過期惟恐移文相及將歸而并與蘭問訊焉相見有日先此控露不敢效世俗掛冠等語以損動道心顧珍愛自由之體則閒中一日勝于忙中一年矣

黄判官 端已

先正莊定論語答問雖不多有味其言也詩春秋易記說必當精深莊定與林簡肅同邑同時簡肅有論語知

新易春秋有全解二賢刻意經學如此雖貴顯不釋卷今世一第一官者幾廢經不談此其輩之所以愧也莊定遺書更兩世矣孫曽之賢收拾繕冩上之送官使前賢用心不没于世其有功甚多所問進書格式某在後省見有送下者繕寫端楷用朱界行而書之尺寸不拘然皆不甚小其裝背或黄綾亦有用紫者似以黄為是

李秘校 復老

某日困京塵得賢伯仲注釋二十一卦讀之奚止一齋

之嘗義精詞暢嘆服不已易學無窮盡伊洛大儒只説七分其留以待後來者甚厚山林枯槁之士有獨得之心而不能語諸人者今家庭自為師友塤篪倡和更扣互質所謂至哉天下樂也上之送官藏之祕府不為不遇矣嘗病科舉不足收異材操尺觚角晷刻苟一夫之目以為中程雖屠沽亦且濫收上之人不敢斬下之人不敢議有以古心讀古書幸而為世所知後省之看詳省闈之審訂廟堂之晝聞展轉斟量天下之官豈以狗

故冗耶而必欲其羣禮部進士以前是斡天下豪杰盡歸一途不容有一士自拔于科舉外者亦本朝之法度大抵然也先儒屢欲議更之而未能也賢伯仲其如法度何世之治與否道之行與否身之達與否未有不囿于數者莫小于一試而其治其行其達係焉數之來也不可辭秘省校勘正為通今學古者設然此朝命也今本省所行則點檢書籍而已二帖拜納少需變化則瀛洲皆君家物何必校勘哉

趙講書　彌應

某讀國史起敬清獻剛風勁節非一日三十餘年行役過門無從入兹因謁謝遂獲式旌表之閭拜齋之祠知昆仲七人同廬墓事又知用黄漆棹寫書成誦事前修讀書根本如此然則為子必孝者為臣必忠學者學為忠孝而已有不然者則入斯廬拜斯祠寧不泚其顙乎能知是泚也何從生則亦不徒入而徒拜矣其有關風化甚大某徘徊感激不忍去者久之非特識講書也又

因而識令兄學士與其子若孫蓋三世雍穆儼然在目豈有盛德之後而白丁者乎殆未易量也

韓秀才之會

其羅雀之門入春見永陽舊力鄭定者攜書來眎之則吾韓兄非庚寅秋以任重道遠為題得之以冠一邑多士者乎閱二科矣永之文風登高為盛律聲小技耳多造詣語前一輩以此名者皆去為大夫賢者奚慮猶竊有疑焉昔人以置器鑄鼎知其有輔弼材言心聲也今

後生能為此等壯語者有矣將何從而知之紹興初省
題天子以徳為車黄司憲考功與陳應求丞相為魁亞
皆莆人黄第一聯云端若安輿陳云廟堂注措有運動
之成規厥後正獻為明輔而黄不進人遂指注措運動
之語為活今有如此體帖者其不為主司所擲者幾希
又將何從而識之豈其時舉子與主司其識趣皆非今
人所可及耶然古今一也豪傑之識一也豈得指百年
前為古而目前為今耶輒因來翰而憶七年前二補所

取之文而有感焉

黄叔惠

近盛族海陽少仙过道相過竟夕道舊話又能言舊游士友動止聽之忘倦去未數日執事之書至殷勤滿紙誦之不寐所云濟時便宜千餘言剖析明白信乎通務之才也端平初置會稽録近又創國用司浙人有欲賣安邊所田閩人有欲賣寺院田安邊所乃嘉定初講解為增幣十萬設今新通鄰好而幣如舊則安邊田不可

售矣寺院田惟閩為多非泛科敷不及百姓者寺院其保障也存其大而鬻其小似為得策如來說福一邑小剎約可易十萬券則合一道四十餘邑言之未必能四五百萬僅足當一月造楮之數亦知近科降之數乎動是欠人三千萬亦知楮之布滿天下殆三十千萬不止土地不加多而賦入幾倍于承平用度百費又幾倍于承平每言節用則曰所省幾何空四海以養兵而兵不可用又齎送之幣皆寔足兩非虛楮也國力與民力俱

敝矣今之財無復可生縱生之愈多而愈絀所頋天心
轉禍中外方睦和可堅戍可減乃上下一心別立規模
稽攷滲漏節損浮冗而後兵以少而精財以少而給楮
以少而昂此其本末未易言而國之命脉于此岌岌矣
今士之高者恥言財其畀者謀身謀家不暇而暇謀人
之國乎執事操觚弄筆之餘精思詳審以接于居鄉之
所見茍利于公家而頌言之則儋圭析爵者不展一籌
亦可以知愧矣

九三叔可行

季秋中瀚蓋一日而領兩叔雙汗之賜靈隱始祖之孫曾曰應之諫議或謂此未改官制前之階官耳然乾興天聖間舉充御史擢殿中改侍御則是正在臺矣其見于國史者遺籍丁崖州家取士夫所與關通書焚不以聞世稱其長者他散見于雜記者猶有之至政和之副端史無取攷兼後嗣式微亦無有藏其文字者獨後因都官墓附見云以剛直稱又至紹興癸丑歲公美宗卿

為臺法旋改除戊午歲為察官其後踰三京謁諸陵既歸泣奏其事胡澹菴集中屢言之必史所當載其家藏其奏議近已刻梓是則風節之最可觀者前乎居此職者三十其皆有歲月故猶可以推其所立若某者六十八日拾遺耳後之人將何以推之涑水記諫院題名曰某也忠某也直某也回某也詐吁使為此官而得回與詐之名不若勿為之為愈矣大觀元年續通鑑載方軫上書論蔡京一疏幾二千字至今讀之凜然軫諫議之

曾孫以一太廟齋郎而名輝青史如此要之茍有風節者固不在為言官也

念一兄 公直

其之攺除乃隳在至危至險之地官守與言責並稱曰守可也曰責云者去罪亡幾學淺不足以裨補主缺力綿不足以彈壓官邪四方之責交集百世之責奚逃兄其何以救之陽尊其弟曰宗兄且援長公戲子由究丘先生之詩非其正也先生者為陳人言也非其家唯諾

語也觀其尺牘中長公不自名但曰老兄既字稱子由又稱以老弟如此而已子由為諫官時每以言勉之是所望于兄者浮稱虛譽卑者不敢當告後勿爾

小五叔 彝

前此答族書皆曰孤蹟將去盖自解言職後求去不勇況又大災求言叩閽者多盭氣未散之說于是副端獨唱非同氣之論其録黄過中舍議者以不當書行見責亦受責不辭臺諫公論所自出之地而草茅執之可痛

可慮未幾有兩士人揣摩希合反其說而用之果以此
補官且至煩宸札其文不下中舍而補官之黄又過此
到手事却不容放去繳章少遲至七月十日乃上言者
聞其繳所以愈怒而併與其朋友俱擊也來翰教之以
所以事君所以立身又曉之以為好官為好人說甚感
甚感今既不善事君猶能善立身否既不為好官猶得
為好人否恐皆未敢必也當歸而求誨于宗黨之有識
見者其笑者不暇計也嘗讀國史見有方仲弓者請立

劉氏七廟以媚章獻不知何許人每切憤之近得吳門一譜知其為唐中丞之子廷字行之裔孫也故今茲繳章亦引用其事不能為族人諱先四三弟鄉薦偶合其名使知之必不用又嘗讀殿撰大對策亦令人不滿足見人心之公處靈隱兄弟其後有散見于諸處者而在莆惟金紫一派最繁齋古待制却是别緒前書曰述古誤記爾昔在江西見清江同姓攜一譜以金紫之子增而為七而待制父居其一以偕與著作儀同一昭穆則

徽倅叔所見者必此非特待制非靈隠之後而清江亦未必待制之後豈可以欺夫知者待制與諫議同時其留題南山泉亭詩可見又都官祖題待制所居詩自稱小姪蓋其所居厚塘相對門故阿認耳其實非也諫議之曾孫軫自靖康復官後不知終于何官厥後何人前書所謂欲問之厚塘長上者姑云爾元符上書押歸本貫却在維揚想所居無定嗚呼直臣無後可痛雖諫議直下之存者亦不知其顛末厚塘何足以知之諫議之

子最多當其盛時先官其從弟侄者非止一人侍郎光祿卿大理寺丞伯仲三人皆以子封其三登科理丞之子則殿丞也則奏議之職任也愛其弟以華其叔此義何居今理丞之後有知之者爭諫議之時多貴而今未續昔最繁而今甚微宗族稍涉錐刀之爭則兩弟房亦有推原其美意者否此固非賢者所逆料亦非今力所能挽而此意則吾輩不可以不知也非來書無以相觸發非賢叔不能盡吐露昨日舟中疮驟作今日無事走

筆不體惜紙筆且止亦自笑其以多言掇禍而猶若此自今請默矣

九二叔安行

某適蒙九二叔自隣墻來訪且言有族人自潮至亟問訊則鹽幹奉議曽叔祖之孫也係某之叔行也不覺喜曰殿院高叔祖之後有人矣每痛念其事迹湮微雖近族無有能言者獨表都官墓者疏其子孫謂殿院剛直不撓稱于時然亦莫悉其由及見渡江百官年表政和

三年癸巳歲方某以言事失當罷具為殿中然未知其所言者何事前歲記得後塘族中持出其告詞以與國是不合當時所謂國是者蔡氏借紹述之說以脅制臣子誰敢犯之獨嬰其鋒以此出臺其剛直亦可概見家傳不存且無有傳其疏者惜哉豈有直臣而無後乎其留鄉邦者已矣鹽幹卜居于潮一傳幾困矣今如綫一縷寄于尊叔之身克自植立庶幾死灰復然願勉旃

九叔 栘孫

岳陽史君詩書之澤其必有傳者每讀艾軒集見其拳拳于小蜡者甚至詩筒之唱和簡牘之往還殆無虛日既輓之矣又銘之復誄之至再四前輩風流盡于此矣亦痛之深矣所以得此于艾軒者豈苟然哉所謂小蜡堂者似為會友與族設此意何可復見紹興戊戌和劑大父創一經堂其記文則史君倅京時筆也深以淬礪勉後學曾謂史君一傳三澤兩垂登員郎一垂通閨籍而竟如是前所謂詩書之傳有在者此澤未易歇也惟

來者勉之

彥惠 迪吉

所惠石刻諦觀之則吾宗前輩學士公守潮日所為也萬卷之扁疊翠之跋昌黎之像當建炎元和間最為倥偬而治郡所尚如此又不遠數千里走使至衡求韓像以示邦人既能不没先賢之蹟之像之真百年後來者又每每為學士公表而出之然則人亦何憚而不為君子哉

其舊四年過家留七十日營山房僅三楹未能斷手被驅使行入潮界抵羊石日與吏民接覺身不自由置家事不復問或更闌自顧其影有懷宗族又復上心少不肯入南髮種種乃來此鄉賢莊敏龔公所嘗臨流風善政猶有能言者尋其遺蹟昔劉氏採石為山于州堂之後莊敏避不居曰必如宋廣平者而後可名以廣平堂相傳如此扁額無名氏圖志不登載乃于石蘖中見之其

十一叔 君采

近于此峯前砌小徑細披苔蘚凡二百二字字盈二寸五六分隨其凹凸刻雖淺無欠缺自乾道戊子迄今淳祐癸卯七十六年隱然如新正使當時得豐碑刻之未必能如是蓋質性堅密淋灸不毀位置寛閑無損壞之厄不為樵夫牧豎之所剝蝕而恒為學士大夫之所摩挲不知更可經幾回七十六年雖千百年與天壤同敝可也其慮又過于峴山矣由此移鎮江西入參國柄既復訪英山其氣視連帥時不衰也近吾宗巖仲廣文過

此留兩旬約學官合唐子方蘇子瞻鄭介夫與公並祠
且搜求舊聞于郡志詳焉巖仲知慕前修者也某去春
將出門叔攜公所與其子帖乃新第成時買太湖石歸
結山作小亭其中名曰繭菴世每稱公在言路兩月勇
于去至行宰相事兩年有不見機之恨使羣憸得以造
流共工于幽州之賦以快意觀此帖正坐都堂時易常
無終焉志惜其不遂而菴亦不復能常處焉已矣公之
名奚傷清遠令尹滿有日邑人知爲公孫而敬愛之所

藏手澤必多此帖在外孫家其寳護之仕者之退何必待貴𢾛竊慕昔人為二千石輒休之意來此將期栩栩之夢時到家山姪輩書報三楹已就亦欲如昔賢所謂鑿小池聚卷石焉歸之日取莊敏未及用之名揭之山房直成一蝸苑裘未足喻也

巖仲之泰

𢾛每疑得姓以來當有名人巨公相望于青史見前修書帖自全盛時迄中興後與中朝大儒往還惟白杜祖

為賢心慕焉亦聞前一輩人云後塘與白杜長上曾叙昭穆有邦起問其說則曰似白杜者靈隱長官之遺腹子也心疑之嘗叩問而不得其說近聞賢宗修緝譜緒一問得之謂白杜舊譜相傳某翁乃靈隱支子出繼則此說通矣心喜之然猶疑傳寫如此茲承手帖貽示殿撰所撰節推志銘云歲時邂逅拜伏起居行序不亂某于公服屬雖絶猶為兄弟行蓋同出一本也此崇寧丙戌年石刻也則前輩所謂昭穆拜起之說信而有証然

猶有小疑殿撰視靈隱為第六世視白杜節推為族兄則五服之屬甫盡不知支子出繼白杜者將烏山十二府君耶抑烏山之父耶此却當考訂若殿撰所云服屬行序此百三十年前石本所載固不當以人廢言也靈隱六房正科五十餘人念一房在白杜者半之固不勝敬歎況賢者方將卓然有立于世則前所謂得姓以來將有其人矣老者願覿焉

建陽尉 先祖平江

其固知有宗派在吳門者昨承令公與少仙聯鑾相訪
玆又告別且袖出珍汗見示有蘇兒綵牋之餽辭不見
聽既領眷意矣有持連山史君銘刻以惠懸之壁間起
立莊誦至三世符節破屋不悔則慨然曰此莆族素風
投之吳會奢靡處而不改耶又至有聞于隱者有得于
慈湖而皆不肯道則又悚然曰殆古之有道者今世安
得斯人耶顧生晚不及拜牀下願于二難求典型焉求
譜系焉

鐵菴集卷二十二